

永远盛开的紫荆花

茶杯入香

刘利元

“暗淡轻黄体性柔，情疏迹远只留香。”到香港赶上了下雨。整晚滴滴答答，天放亮了，还没有停。来趟香港不容易，总不能窝在屋里。扒拉来扒拉去，找不到雨伞，许是丢了。丢就丢了吧，不能因为没有雨伞就不逛街了。

妻子问：“去哪儿？”我说：“当然去看紫荆花。”妻子愣了一会儿，又猛然点点头，恍然大悟的样子，连连说：“去看看。”出了酒店，向左边走几十米，再向右拐几十米，就到了湾仔地铁站。一路上有屋檐遮雨，偶尔有雨滴洒落到脖颈，感觉凉凉的，十分惬意。顺着台阶往下走，发现地铁站里绿油油的，墙上贴着浅绿色的指甲盖大小的瓷片，地面铺着深绿色的一尺见方的水磨石地板，感觉回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内地居室。从湾仔到金钟只有一站，几分钟就到了。本想在金钟看看街景，妻子看到地铁出口有指示牌，说我们往海边方向走吧。雨滴还在飘，可是打落在身上并没有湿的感觉。走过一座天桥，下了一条斜坡小道，经过立法会和特区政府总部大楼，就到了海边。港岛和对岸的九龙高楼林立，一座座摩天大楼直插云霄，只见一团又一团的云雾在楼际穿行，而楼顶在云朵里若隐若现。满载货柜的远洋货轮驶进驶出，大大小小的游轮游艇络绎不绝，还有三五渔民驾着一叶小舟捕捞作业，维多利亚港湾的美景尽收眼底。妻子说：“我们先去看紫荆花吧。”

紫荆，一种在岭南寻常的花树，于我们却有特别的意义。我和妻子同年毕业，

都是1997年。我深深记得毕业时的情景。6月30日上午，学校举行了毕业典礼，校长为我们颁发了毕业证和派遣证。那时的毕业生包分配，凭派遣证到生源地人劳局报到，人劳局再根据所学专业分配到具体单位（忽然感觉好遥远，人劳局是人事劳动局的简称，就是现在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前身）。毕业的学生当天没有一个走的，全部留校，等着看当晚的回归仪式。毕业前几天，叔叔来看我，捎走了我的行李。一位同学住在传达室，帮助清洁工打扫卫生。清洁工晚上不来，空出一张铺来，我临时在这里借宿。同学们要么照相，要么写临别赠言，或者收拾回家的东西。而我没什么事儿干，捧着一本书看。看到天黑，忽然感觉楼道里的氛围与往日不同，不仅嘈杂的声音听不到，连个人影儿也看不见。一个人寂静待着，感觉有些慌张。就像在荒原上，被同乘的人遗弃了，眼睁睁看着刚刚驶离的汽车绝尘而去，孤苦伶仃，无依无靠。我坐不住了，放下书到楼道里喊，没人应答。到校园里四下看，到处空空的。抬头往前看，校园甬道旁的大阶梯教室里灯火通明。原来他们都到这里了，我也快步跑过去。大阶梯教室在教学楼一楼东侧，大约有两三百个座位。此时，座位上过道上都人，有的坐着，有的站着。同班的几位同学见了，惊讶地说，你倒是能沉住气，再晚来一会儿，怕是挤不进来了。不知什么时候，教工们搬来了一台屏幕很大的电视机，摆在讲台上。电视频道里放着什么节目，忘了。只记得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聊天，聊什么也忘了。只记得频道没换，一直是中央一台。所有的老师和学生，只有进的，没有出的，都在等待着激动人心的时刻。晚上将近12点的时候，大家说，快了，快了。那时还没有零点的概念，习惯这样

讲。12点，也就是7月1日零时，回归仪式直播开始了，闹哄哄的大阶梯教室里瞬间安静下来，不仅没有人出声，甚至感觉连呼吸都屏住了。在上小学的时候，老师就讲，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。我们一个个都掰着指头算，到了1997年，自己就多大年纪了。此时此刻，盼望已久的日子终于来临了，心情怎么能够抑制呢？世居漠北，上学时未到过黄河之南。当国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旗升起的时候，我才知道万众期待的紫荆花长什么样子。

再后来，我从内蒙古调到广东江门工作，和紫荆花有了频繁接触。本以为是一种非常名贵稀少的花木，不料在城市乡间广为分布。植株高大，枝叶茂盛，一株树长在那里便形成一片巨大阴凉，树下有摆摊卖瓜的，有摇扇下棋的，还有放一张躺椅躺着的，捧一根粗大竹管吸水烟的，点着了烟丝“咕噜咕噜”吸两口，吸灭了再点。暖风如絮，温情满满。冬天开花，春天也开，花朵与枝叶一样繁茂，街边小路天天有人扫，但早晨出门总是能看到花瓣铺满街巷的景象，粉红的花瓣傲然绽放又悄然飘落，不矜不持，不喜不忧，一副怡然自得的样子。真是“不摇香已乱，无风花自飞”。

之前也来过几次香港。每次来，首先来金紫荆广场。但是与妻子同行，还是第一次。抬头仰望恢宏宏伟的会展中心，再度想起20多年前的难忘时刻。沉思时，忽然听到有人叫，说要帮你们拍照吗？原来是两位中年妇女站在附近，有五六十岁的样子。她们说，这么好的风景，要照个合影啊！内心正有这个念头，有人帮忙，非常开心。攀谈得知两位大姐祖籍福建，在香港出生，其中一位过去在职业训练局工作，另一位是她的朋友。两人都退休了，经常到内地旅游。她们说，内地发展变化

很大，每次去都感觉不同。在海边照完相，两位大姐问我们，要不要去会展中心看看？我们说，要啊！我们就是来看金紫荆的！聊起毕业那年的往事，两位大姐神情庄重地说，没想到那一天在你们内心有这么重要的位置。我问她们，你们当时收看电视直播了吗？她们说，收看了，感觉就在眼前，过去的时光是多么难忘，又多值得怀念啊！偶遇的几个人，边走边聊，不一会儿就走到香港回归祖国纪念碑前。望着耸立的纪念碑，大家心潮澎湃，感叹时间过得好好快。

瞻仰过纪念碑，继续向前走。几步路的工夫，就走到金紫荆前。台基是用大理石砌筑的，底部是一座半圆穹顶，塔腰上合围砌筑着方形长城，方城正中是一根粗壮的圆柱，圆柱上耸立着一朵盛开的金灿灿的紫荆花。

两位大姐说，在这里一定要拍照留念。帮我们夫妇照相后，我们约请她们一起合影，两位大姐愉快地答应了。为了保证能够照到正面，我们在旁边排队，等其他游客照过了，约请附近一位年轻帮助拍照。刚开始是正襟危坐式的合影，拍了几张后，那位曾在职业训练局工作的大姐说，咱们点个赞吧！为香港点赞！为祖国点赞！我和妻子补充说，还为我们的友谊点赞！两位大姐说，对！为我们的友谊点赞！

港湾多雨，头先只是雨滴，不一会儿变成雨丝，再后来成为连绵的雨瀑了。广场上无法待，只好找就近的地方躲雨。两位大姐告别时说，欢迎你们再来香港！我说，一定，而且要写一篇小文，记录我此时的心情。

透过层层雨帘，我看到那朵盛开的紫荆花经历风雨洗礼后，英姿勃勃，生机勃勃，更加俊秀，更加喜人！

生活物语

一个人的班会

李良旭

那年“六一”国际儿童节，老师事先通知班上的学生，说“六一”活动结束后，她要开个班会。

因为学校临时有个会，老师迟了半个小时来到班上。当老师推开门一看，只见教室里空荡荡的，只有我一个人安静地坐在座位上。老师问：“怎么就你一个人？其他同学呢？”

我小声地回答道：“他们都走了！”

老师问：“他们都走了，你怎么不走？”我胆怯地答道：“我不敢走，我怕倒霉。”

老师听了，眼睛有些红了。她沉默了好一会儿，说道：“你做得对，今天的班会照常开！”

我听了，脸上露出惊讶和幸福的神色。老师站在讲台前开始开班会。我静静地听着，我似乎听到了自己澎湃的心跳，那一刻，我感到自己无比幸福和自豪。不知不觉，班会结束了。老师说：“今天的班会开得很好，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‘六一’国际儿童节，木子同学听得很认真，希望木子同学再接再厉，把我们班上的各项工作都搞好！”

我背起书包兴冲冲地走出了教室，腰杆明显挺直了，脚步有种轻盈的感觉……

那个“六一”班会后，我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，班上的许多事情，我都积极主动地去参加，我还参加了班级演讲团，写演讲稿、表演演讲，我的身边有了许多朋友……

不知不觉，小学就要毕业了。又是一个“六一”国际儿童节到来了，老师又开了一场班会，她要同学们即兴发表演讲，谈谈这些年来收获和感想。同学们一个接一个走上台来，有的讲得讲着，还流出了眼泪。

轮到我了。我走上台来，深情地说道：“我曾经是一个胆小、怕事，没有自信心的孩子。自从三年级那个‘六一’国际儿童节，老师为我一个人开了班会后，我深深地感到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不可替代的一颗星星。这颗星虽然没有倾城的的光芒，但在漆黑的夜空中，依然发出微弱的光芒，它也是银河系中一颗不可替代的星星。”

顷刻间，教室里响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，这掌声，在我心里荡起了沉沉的涟漪……

很多年过去，那年的“六一”班会演讲，依然记忆深刻。不见倾城的星，但必须要看到每颗星散发出的光芒，这是我一生孜孜不倦的追求。

四季话语

苋菜红

王同举

张爱玲在《谈吃与画饼充饥》中写道：“苋菜上市的季节，我总是捧着一碗绿油油的紫菜墨绿的苋菜，里面一颗颗肥白的蒜瓣染成浅粉红。”一道家常小菜，在张爱玲笔下美成了一幅水彩：一团碧绿卧在红波之上，绿中带白，白里透红。单是色彩就令人食指大动。

苋菜，又名苋菜（苋菜）、赤苋，它的适应能力极强，只要有泥土，它就能安身立命，繁衍出一片片动人的绿色，其野蛮生长的劲头令人叹为观止。在乡下，荒坡地、田埂上、池塘边，苋菜的身影随处可见。“竹窗红苋两三根，山色遥供水际门。”苋菜甚至还把家安到了王安石的窗前。

初生的苋菜，叶片宽厚，色泽碧绿，互生的叶片像大地上支起的耳朵。入夏，叶片中间泛出一抹嫩红，叶脉的树状分支就像溪流的支流，源源不断地把嫩红注向叶片两侧，嫩红逐渐扩大领地。成熟后的苋菜，叶片中间呈现出一片耀眼的紫红，边缘还留有一圈青绿，红绿相映成趣。吸取了雨水和阳光的精华，苋菜出落得水灵灵的，曼妙动人，有种说不出的妩媚。

喜欢吃野菜的下乡人，自然不能放过这些肥美的苋菜。人们纷纷挎了小篮子，俯下身子，拨开草丛，一畦畦地搜寻苋菜。苋菜茎梗脆嫩，只需用手轻轻一掐，一棵棵嫩嫩的苋菜就被采下了。和韭菜一样，苋菜也有一种生生不息的繁衍信念，即便是被掐去一茬，它还会长出新的一茬来。人们掐得越频繁，苋菜长得越旺。

一小篮子苋菜拿回家去，掐去老根，摘除烂叶，清洗后焯水以去除涩味，然后沥干水分，再拌入盐、蒜蓉、葱花等，上盘后淋上少许香油，一盘脆嫩可口的凉拌苋菜就可以端上餐桌了。

清代美食家袁枚在《随园食单》中说：“苋菜须细嫩尖，干炒，加虾米或虾仁，更佳。不可见汤。”我总觉得，没有汤的苋菜似乎少了灵魂。

苋菜中含有一种天然色素，叫苋菜红，遇高温时会渗出胭脂红的汁液。小时候，我特别喜欢吃母亲炒的苋菜，碧绿的叶梗被胭脂红的汤汁包裹，着实诱人。孩童们往往会用苋菜的汤汁拌白米饭。白色的米饭，沾上了汤汁的红，像少女的额头点了一颗朱砂痣。被汁液浸泡过的米饭，色泽诱人，软糯可口，细嚼咽下，清香顺着喉管直抵肠胃，那叫一个畅快。

到了六月，苋菜的叶梗逐渐老化。苋菜重新混迹于一众籍籍无名的野草之中，再也无人问津。苋菜也不介意，它像戏台上的花旦，唱收第一，卸妆拂袖而去，从此深藏功与名，到了第二年春天，春风一吹，它又重新登上大地的舞台，水袖一开，演绎新一轮新的自然传奇。

诗歌

邂逅六月

丁太如

邂逅六月
邂逅洁白的梦想
被荷叶定格的风景区
还残留着鲤鱼跃出水面的一吻
不只是为了最初的传承
还是转瞬的蜻蜓点水
从此梦中，便有了蓝天的牵挂

邂逅六月
邂逅茂密的枝叶
被蝉和蟋蟀合奏的旋律
还残留着此起彼伏的蛙声和鸟鸣
不只是为了最初的渴望
还是深深浅浅走向远方的脚印
从此的梦中，便有了生生不息的情怀

邂逅六月
邂逅湛蓝的大海
被海风拍打和摇曳的歌舞
还残留着故乡甘甜与苦涩的味道
不只是为了荡起心中的双桨
还有用知识遨游世界的欲望
从此的梦中，便有了青春的飞翔



《夏花烂漫》赵超帆 摄

在历史时空里勾勒鹤山的前世今生

——读陈坤林的《鹤山大史略》

文艺谈

麦秀芳

“一邑之典章文物皆系于志。”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标识。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曾指出：“希腊的古代文化乃至近代英国，都没有留下与中国地方志相似的文献。要了解中国文化，就必须了解中国的地方志。”陈坤林的《鹤山大史略》就是一部呈现鹤山前世今生的新志佳构。

《鹤山大史略》于2024年1月出版，全书采用编、章、节、目体例结构，共计35余万字，分为上下两编共六章，第一章讲的是鹤山的自然环境史；第二章讲的是鹤山的族群人脉史；第三章讲的是鹤山的经济发展史；第四章讲的是鹤山的县治政脉史；第五章讲的是鹤山的精神文化和艺术发展史；第六章讲的是鹤山的军事武装发展史。该志上起古生代（寒武纪），下迄1951年。它是一部揭开鹤山密码的地理、历史、人文的良书精品。

一是地史结合，勾勒鹤山前世今生的地理图谱。恩格斯在《自然辩证法》中指出：“如果地球是某种逐渐生成的东西，那么它现在的地质学、地理学、气候的状况，它的植物和动物，也一定是某种逐渐生成的东西。它一定不仅是在空间上互相邻近的历史，而且还有在时间上

后相继的历史。”陈坤林在《鹤山大史略》中，用“镜头”对鹤山地质变迁进行了生动的呈现，将读者带入亿万年的演变历程。“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和西江大断裂以及风化共同作用，最后形成了鹤山现今的地形地貌。”“4000多年前，沿西江上游迁徙而来的百越先民来到鹤山，开始了鹤山的人类历史。”历史自此衍生下去。陈坤林综合运用考古学、地理学、历史学、文献学等研究方法，结合晋代“衣冠南渡”、唐代“安史之乱”、北宋“靖康之难”等历史事件的综合分析，勾勒了鹤山前世今生的地理图谱和它所承载的历史丰富内涵。“南越人随山洞而居，在西江上游流域与大自然抗争，到了隋朝时期，高凉太守冯宝与高凉俚人大首领洗夫人联姻，促进了汉民族融合，俚人逐渐走出荒蛮；至两宋期间，南宋后，中原、江淮、江南移民分别经南雄珠玑巷和闽浙海上来到鹤山，成为壮、瑶、汉多民族共同家园……清康熙年间，粤东客家人大批来到鹤山垦荒，鹤山土著汉族广府与客家两大民系并存……”他结合中国大地千百年来自然、人文地理现象追溯鹤山的根脉源流，既大开大阖，又精细入微，展现出一幅斑驳恢宏的历史地理画卷。

二是追寻鹤山文化历史脉络，深度挖掘鹤山人文基因。陈坤林从地理环境、气候变化、历史演变等方面进行了穷幽极微的探究和钩深索隐的求证，寻找鹤山文化历史的轨迹。“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：先秦

秦汉至魏晋隋唐的西江百越俚僮文化阶段、宋元明清的中原新儒学阶段、近代中西文化激烈碰撞阶段。”作者在纵横交错的历史地理中，精确指出每个朝代的变迁繁衍对鹤山带来的思想、文化、观念等方面的影响。

鹤山是一个中原文化与西江文化等多种源流的文化交汇激荡、交辉融合的地方，孕育出了以“兼容并蓄、见利思义、通经致用、济世安民”为主要特点的地域文化，具有“慷慨好义”“不甘陷屈”“普济众生”“诚实守信”等优质基因，所以鹤山人杰地灵，人文荟萃。如清代民族英雄麦廷章、吕翰；航空先驱和民选县长李一谔；鹤山教育先驱李森；普济众生的源吉华父子；东亚画坛巨擘李铁夫；国际影星胡蝶；咏春拳一代宗师梁赞……陈坤林在历史的时空里纵横捭阖，“究天人之际、通古今之变”，展示了鹤山人在历史沉浮跌宕中开拓进取，锻造了与时俱进、奋发图强、革故鼎新的文化共同体历史轨迹。

三是理趣交融，实现知识性与趣味性的完美结合。“500年的‘明清小冰期’，令鹤山人苦不堪言；唐朝的‘广州通海夷道’——海上丝绸之路，给了鹤山唐窑产品‘出海’的商机；‘西江小道’，是‘鹤山人民为抗战胜利做出重大历史贡献’的见证；金岗胜利会师，是‘陈庚四兵团在南线大追击的同时向西南大包抄的转折点之一。……’”潜藏在《鹤山大史略》

里的地理、历史、政治、经济、人文等知识可谓包罗万象，但这并不影响它的趣味性，诸如“古时雅瑶一带有野鹿”；大文豪苏轼曾在西江边“暂停泊石螺冈数日”；鹤山人土语把中年妇女称呼为“姨嬷”，原来是“典型的侗语称呼”……这些内容读起来饶有趣味。陈坤林退休前曾任北京理工大学党委委员、宣传部部长、研究员、教授，学问深厚而且宽广，加上在退休后，用6年的时间查阅鹤山方志的相关资料，“几度赴鹤山、高明、新会等地调研，收集资料”。因此，对史料“信手拈来”，从宏观到微观书写鹤山，于理中融趣，理趣珠联璧合。

这部追溯鹤山“根”与“魂”的《鹤山大史略》，是一部视野高屋建瓴的大气之作，是一部颇具独特建树之作，是一部厚薄深邃之作，是一部认识鹤山、发展鹤山的资政史鉴、研究鹤山的珍贵文献，对推动鹤山经济社会发展、传承和彰显区域文明具有重大意义。

《白沙》

《白沙》版投稿邮箱（仅限本地作者）：
kf3502669@126.com
请注明作者姓名、电话、地址，并附上
银行信息及账号。字数控制在1500
字内。